

前一阵子,我在青年报工作时的老领导马福龙同志寄来了他的《余辉拾零》续编——《我唱(你是灯塔)》。书尚未打开,我由此一下又想起了两年前,在本报一位退休同志的手机视频上,看到他90多岁的老母亲在病床上吟唱《你是灯塔》的一段影像。两位互不相识的长者,一曲相通的心声,我很是感动。

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旋律,大约是七八岁的时候,村里驻满了解放军,时值著名的莱芜战役、孟良崮战役之后,济南战役之前,被乡亲们称为“老八路”的成建制部队正在休整。部队每列队出操、上课、唱歌,尤其教唱新歌曲的时候,村里的孩子们就扎堆在一旁,跟着学唱,起哄拉唱。而今天的时代早已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,国家有了巨大发展,但歌词中的核心词语,如“灯塔”、“核心”、“方向”,也只有我们的党才配享。当时学的歌,还有几首至今依然记得它们的调调和相关词语,如“咱们的朱德总司令,命令全国大反攻”、“铁流两万五千里”、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”……当然最耳熟能详的,还是毛泽东同志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大力

明人明言微语录

竹之新说

安 凉

竹之说,就是人之说,世之世说。竹林幽深,竹海莽莽,竹似人,竹似世,思竹学竹,是一种生活态度。当你才露尖尖角,你就被发现和挖掘,那是幸事,也是不幸。你从此与茂盛耸立的竹林之梦无缘,你定格为一种名字:竹笋。竹林无声,而拔节之声,从未消沉。竹林的挺直向上精神,是大地永不弥散的精气魂。世间并不缺乏竹林,但缺乏竹的气节。茂林修竹,多少风流倜傥,就在山岭乡野挥洒;又有多少踌躇满志,就在静寂冷清中怒放。在青翠起伏的涵涌中,依然坚挺着一种雄起,昂扬着一片神勇。这是超然的飘逸和从从容容。竹为贤友,是那种洗心洗肺的挚友。你亲近他,你依傍他,都可以感受得到他的正直、明朗和清新涤荡。竹不言,但并无不说,你有气势破竹,但气并不过竹。竹的定力和禀赋,尽显端正和质朴。我在竹海静走,心在飘游。我与竹林倾心交流,竹林拂拭我几多斑锈。我们太少这样的净友,就在心中让一片竹林长留。

每年小升初招生之际,总有年轻家长纠结地问我:“我们买不起学区房,就近对口读公办,还是远择民办?”我说,其实学校都差不多。“那么为什么现在民办那么吃香——有的民办小学报名人数与招生数竟达50:1;有的民办学校的会议室里的奖状挂不下,延伸到走廊里,甚至楼外的橱窗里,校门口的围墙上……”

其实很多事不能只看表象,要客观地全面地看问题。就教师而言,学科带头人、业务骨干几乎都在公办学校不假,我并非贬低民办学校,这是由公办学校的先天条件决定的。由于民办学校经济上的自负盈亏,为了生存,他们必须大力宣传自己,甚至不惜重金在媒体上做广告。而吃皇粮的公办学校就没有必要刻意包装,也没有这笔广告费。至于民办学校的那么多奖状,自有道理,但这里有一个潜在的不公因素——生源。长期以来,公办学校是划地区对口招生的,生源无法选择;而民办学校是允许跨地



边看边聊

老爸、老妈和我,一家三口都是党员,是社区的“党员之家”。小时候,最常听老爸老妈说起入党的事儿。每次说起入党,两人的语气总格外激情澎湃,且带着自豪的神情。在那个年头,入党是格外不容易的。

老爸是参军的第二年入党的。参军后,老爸积极表现,政治思想过硬,且努力研究相关的专业知识,深受领导的肯定。第二年,当地发大水,军人们告奋勇抢救灾民。老爸在救灾中,表现突出,数次奋不顾身地救人,立了功,并在当年入党。

至于老妈,则是在大学期间入的党。当时,考大学还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盛况,能上大学的,都是天之骄子。老妈从小到大,就是班干部,成绩好,表现突出,且有较强的组织能力。上了大学,老妈还当了四年的班长。大三那年,

深知父亲笔下听谁话、跟谁走是多么令人信服。后来我参军入党,每次谈起对党的认识,多是从学唱《你是灯塔》起,在父亲为乡亲们写春联的词语中加深,在部队规范教育中强化。时在上世纪60年代。

今年5月的一天,集团退管会张伟国同志来电询问我的入党时间,说是要填张什么表格。我告诉他:“1964年6月。”“呵,老同志了,请多保重。陈老师。”之后又寒暄了一阵。他的来电客观地提醒我:不知不觉入党竟然有半个世纪了!50年的风风雨雨,不能不扪心自问:你与时俱进了吗?心目中、脑际间像快速转换的视频,首先被检索出来的是关于那首歌、写春联以及参军、入党等一堆碎片式的细节。细节难忘。

“细节,只有细节,才是有生命力的历史”,这话有些道理。

退休赋闲已十三年了,却依旧常有一种“在路上”的感觉,只是时强时弱时隐时现而已。而我呢,且只管独自享受这种自我感觉,不管这感觉正确与否。50年风雨历程,思想理论上究竟有多少积淀?于我更加合适的依然是6个字:听党话,跟党走。这是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做到的。想想也是,走南闯北、军队地方闯荡了半个世纪,临了还是“混同”于老百姓,可老百姓心里有《你是灯塔》啊。

区大范围招生的,这就给了他们择优的机会,也就出现了本文前面提到的50挑1的境遇。试想,这样挑选出来的“精英”参加学科类竞赛能不占优势吗?我记得某民办小学开办之初,为了树典型,教育领导部门

纠结的择校

王恩科

还特别关照,要公办小学从在读的某年级每班推荐一两名优秀学生给这所学校,这就意味着它集中了全区这个年级的尖子,他们在比赛中果然屡创佳绩,于是名声鹊起。

再则,在我国当前“应试教育”的大环境下,民办学校为了求生存,较之公办更为卖力,学生负担更重,课余时间几乎消失殆尽。所以民办学校更难走出像单晶琳、汪雨星那样在课外有突出特长的学生,也很难适应不久将要改革的高考选拔制度。

年轻家长认为民办好,还有一个原因——受国外私立学校的影响。的确,一些发达国家历史悠久的

老妈光荣入党。

从有记忆开始,老爸老妈总不断给我灌输这样的观念,说家里三分之二都是党员,如今只剩我一人拖组织的后腿了。所以,得好好学习,尊敬师长,团结同学,力争表现,希望能早日入党。这么一来,全家人就是光荣的“党员之家”了。

这个愿望,一直到我上大学的第二年,终于实现了。得知我入党的那一刻,老爸的语气甚至都有些哽咽。老妈说,好样的,没给咱家丢脸!

当然,身为“党员之家”,从老爸老妈,到我,在社区和学校里都是牢记党员精神,助人为乐。楼道里有垃圾,总是老妈第一个去清扫干净;别人家有难事,老爸总不吝伸手帮一把;至于学校里,只要同学们有困难,我从不缺席。

我们一家三口,以入党为荣,以党的要求为准则,幸福并快乐着。



假清高与真性情

雋 秀

章太炎是我国清末民初著名的思想家。有段时间,他生活过得很艰难,常常交不起房租。有时被房东逼急了,章太炎就会写一幅字,让夫人拿去市场上卖。

一次,有位好友来访,提出愿意出二十块银圆请章太炎写两幅字。当时章太炎正苦于没钱交房租,于是爽快地答应了。这事很快流传开来,一时间众多仰慕者纷纷上门要出钱买字,可清高的章太炎却怎么也不肯再写。

画家钱化佛听说此事,笑着对那些讨字者说:“你们出高价办不成的事,我只需花几文钱就行。”众人都不相信,钱化佛便亲自去市场上买了数只臭咸鱼,然后用牛皮纸包好,神秘地说:“有了它,我就能让章公乖乖地写字。”

钱化佛找到章太炎,指着那包臭咸鱼说:“如果章公同意给我写幅字,这包东西就是您的了。”章太炎不屑地说:“就是稀世珍宝,我也不会心动。”钱化佛摊开臭咸鱼,章太炎看到后一把将它抢了过去:“你要写什么,只管讲!”那之后,钱化佛又多次带臭咸鱼、臭花生等来讨字,章太炎从未拒绝。有人追问原因,章太炎笑笑说:“为钱财折腰是假清高作祟,为食物动心则是真性情流露。我宁愿吃臭物,也不愿食臭钱!”

这则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:总有些东西有着让你无法割舍的理由,让你觉得它比金钱更可贵!

说起湖州南浔,也许无人不晓。但获港古村,知道的人就不多了。它是隶属于南浔的一个自然村落,一个较好地保持着原来风貌的“古村”。选一个好双休日,招呼起三五摄友,风风火火来到获港古村。

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,现在农村青壮年大都进城务工,获港古村也如此。所到之处,几乎只看到老人三五结对,在乐呵呵地聊家常、晒太阳。从我们的角度看,这里的生活很简朴,但感觉

来到古村那个“古董”似的茶馆,令我对这点更深信不疑。从外面看似普通民居,走到门口,可见屋内墙上装在镜框里、用宣纸浓墨繁体直书的“店招”:聚华园茶馆。坐定细看,地方不算大,左手边是两排长桌条凳,上面放着十来只老式塑壳热水瓶,应该是喝茶的地方。右手边是全套理发、修面家

北京时间6月30日凌晨,在少一人、经验不足的极端不利条件下,哥斯达黎加队通过点球大战击败了希腊队。联想到6月29日晚,在多人、实力占优的极端有利条件下,国足却以1:3输给了来自非洲的马里队,国内一家主流媒体评论道:“不同的战场,同样的比较,曾经在12年前被分到世界杯同一小组的球队,一支进了世界杯八强,另一支却在一支并不出色的二流队伍身上完败。”接着,文章怒不可遏地发问:“天上一脚地上一脚,哥斯达黎加赢了,国足会害臊吗?”

北京时间6月27日清晨,巴西世界杯小组赛期间的竞赛完毕,亚洲4队悉数出局后,央视一名著名解说员声称,中国足球没有资格对日韩足球评头论足。

北京时间6月22日凌晨,在伊朗队与阿根廷队死磕90分钟最后失败后,国内一家主流媒体在评论的标题上写道:“国足腰缠万贯总负球迷”。

而在巴西世界杯期间,国足旧将或教练只要一评球,马上遭到网民或观众吐槽,言语之尖刻,堪称无所不用其极。

诸如此类,不一而足。总之,巴西世界杯期间,凡和国足联系得起来的人和事,一概免提,否则便是不识相。即使要提,也要摆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。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,一种共识,甚至陷入了一个怪圈。

国足的表现是该骂,但骂了那么长时间,骂得还不够吗?尤其是在巴西世界杯期间,已经和世界杯没有交集的国足还常常被揪来“示众”“陪斗”,不觉得有点过分吗?难道这里面不带“集体浮躁”的成分吗?

如果靠骂就能骂出国足一片新天地来,国足早就成为本届世界杯32强了。既然骂了那么长时间,也没见国足有多少长进,说明靠骂是骂不出什么太大出息的。

国足之所以落到人人皆可骂的地步,其本身问题多多;主管部门呢?当然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而那些自以为与之毫无干系的人,难道真的就可以撇清吗?

有报道说,2011年10月,由“00后”组成的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小足球队,以15:0战胜北京地坛小学队三四年级和五六年级的混编球队。一天后,俄罗斯球队和北京小学冠军队再赛一场,中国小学又以3:7失利。

看,这就是我们小学生足球的水平!2012年中国国少队出征伊朗亚少赛,1996年后出生的适龄球员,只有51人。无奈之下,选出20个人来组成国家队,结果,连续三届世少赛无缘小组出线。

没有好的足球基础,没有好的人才储备,要让国足一蹴而就跻身世界杯,谁有这个本事?而我们又做了点啥?有资料说,全国30多万所中小学校,但真正能开展校园足球的比例极小。即使如此,升学压力之下,那些爱好足球的少年们能走多远,是完全可以想象的。

骂是痛快的,但痛快之余,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,比如怎样下大力气搞好中国足球的基础工程,中国足球的未来依旧渺茫。因此,图一时之快并不可取,它最大的危险是把人气和信心骂毁了,届时,谁还跟你来玩足球!



什,除颇有年头的理发椅、镜子等用具外,边上竟还放着煤球炉、铜炉、洗脸盆,整一条“剃头修面流水线”哪!再看四周土墙上挂的,那个“信息量”只能用目不暇接来形容了。看看左边这面墙:有一溜年代已久的“五好经营户”之类的奖状,甚至还有一张1999年的挂历。

我们到茶馆时正是老人们午休时间,所以这里很冷清。据老主人描绘,每天上午这里热闹啊!其实不说我们也

可想象:两排长桌边二三十个老人捧着大搪瓷杯喝茶聊天,头上各种鸟笼里是叽叽喳喳的鸟儿欢唱……聊尽兴了,躺上理发椅来块热气腾腾的毛巾一捂,修了面,精神抖擞提鸟笼回家吃午饭——这里很陈旧、很简陋,却是个真正的老人乐园!

拍下这样的场景,我心里充满感动,也若有所思。

古村乐园

王伟建

七夕会摄影故事